

初夏清晨最宜于观鸟。

特别是在秘境里,金盏菊、紫菀花、打碗花随处可见;各种鸟声此起彼伏,歌赋咏唱,犹如短号长笛。柳树上的柳莺,芦苇荡中的苇莺,高大杨树里的斑鸠,低灌木丛下的小黄雀,栾树林里的黄鹌,站在枫杨树顶的云雀,在桑树上贪食的白头翁……它们的叫声远近高低、圆润饱满、悠长短促,在大自然交响乐的演奏里风格迥异却是最美的和声。

秘境里,雨后的青草一夜之间摆脱了晚春干旱缺水的萎靡不振,草叶上不知雨滴还是露滴晶莹剔透,仿佛穿上了节日的盛装。

初夏,天清气朗,大片白云闲庭散步,却突然出现一些低矮的积雨云,云行雨施,雨水一场接一场,雨滴就会唰唰地落在树叶上草叶上。东边日出,西边下雨,西边日照,东边下雨,成为常态。不意就会出现一道彩虹。

在秘境里,清晨,草叶上浮着一层薄薄的雾气,缭绕迷茫,你走在秘境,手臂微凉,空气清新湿润,看四周绿树围拢的这片未曾开垦的处女地,仿佛上天的恩赐。在秘境里,好像脚步永远走不动。本来想穿过秘境到远处的公园或者山中,却不知

## 秘境鸟迹

□郭宗忠

不觉停在了秘境里。两棵枫树的门户,穿过就有豁然开朗的天地,咫尺却是步入了桃花源地。秘境里,火炬树又长出一层新绿,无人问津,却是勃然旺盛。遗弃了多年的水井小屋,破而不败,似乎为了点缀风景,为秘境增加一点隐士的色彩。

不过,小屋并不抢眼,它隐藏在柳树和桑树之后,各种草木毫不客气地长在了门前。小屋木门没有了,青草的恣意不是任性,而是有一种与小屋亲和的方式来达成一致。

小溪边的夏至草叶绿花繁,白色的小花细密淡雅。“谁说人生无再少,门前流水尚能西。”苏轼的诗表达的正是他人生的豁达与境界。经历了许多的沉浮荣辱,也许这西流的小溪正是他迥异于常人的独特魅力。夏至草也是一样,草地上的夏至草早已花凋叶枯,而秘境小溪边的夏至草却忘了季节转换,独自开花,享受大自然的美好与清芬。

人也许也是如此吧,也许置身沸沸扬扬的名利场中一时名利荣身,转眼却是烟云,而一处秘境小溪边的夏至草,却没有被季节诱惑与裹挟,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安逸地享受大自然带来的情趣,不争名不逐利。小溪水的安静,树荫的庇护,鸟鸣时至,让夏至草浑然忘我,独自成为了自己。

在经过秘境时,我听到群鸟的叫声,一种急促的群叫声。许多人羡慕鸟,其实鸟有鸟的快乐,鸟也有鸟的忧虑。循着声音去看时,是一群灰喜鹊与一只硕大的乌鸦在“战斗”。这里一直是灰喜鹊的阵地,突然闯入的乌鸦,让灰喜鹊感到了不快与威胁。它们集合家族所有力量,烽火传递一样,也让远处的灰喜鹊加入这卫家守土的阵营里。

乌鸦凭借凶猛的力量独战群鸟,群鸟众志成城志在必得。它们在树间拉锯战似的,你来我往,互不相让。灰喜鹊尖声戾叫想在阵势上压倒对方,它们越大叫,越说明它们身单力微;而乌鸦不吱一声,俯冲下来,冲散了鸟群……

战斗持续,我无心观战。我走上秘境高台看看掩映在柳树里的湖水,然后去火炬树林这秘境中的秘境。火炬树林里,你又会安心听到柳莺流水一样的声音。柳莺依水而居,它们的嗓音也被水洗的清亮透明,婉约柔美。你会被这声音吸引,随着它们的叫声行云流水,心畅然自在,意游刃有余。

接着你就会被云雀的叫声迷住,它们飞在高天上,一声一声提升的音调,仿佛一点点提高着音高,也让你的心身轻盈,仿佛要忘情在云里。布谷鸟边叫边飞,夜里倾听总以为它是形单影只,而在秘境里看到时,它们却是恋爱的一对,边追逐梦想,边歌唱赞美。

初夏之交鸣鸟多,春和日丽,夏日刚至,鸟们也正在发情期,在寻觅着爱与美,它们的歌声是唱给爱慕的鸟儿,正如诗人们的赞美诗,歌唱爱情,举起酒杯。坐在秘境里,你看那草地里,不时飞出了一对灰椋鸟,又飞起一对麻雀,它们在秘境里相约相会;一对喜鹊喜结了连理,在大杨树上筑好了巢,你再次走过树下时,小喜鹊已经孵出,嫩绿的小喜鹊,让你爱上了这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日子。

你说,下一辈子,会在这秘境里闭着眼听一辈子的鸟声,晚上会睡在秘境里,听鸟儿们夜里翻身。人有时候会突然发现并明白,这小小的秘境,是一个人一生一世的向往,是一个人在尘世洗净心灵的安心之所,心灵皈依。梦想能实现吗?

你走进秘境时,这一生已经有了安心安身之地。人世有纷争,鸟界也不会常安宁,只有放下那些外在的得与失,听到自己内心的泉水和心灵的鸟声,才能让秘境永存心里。

我也不告诉你秘境在哪里,我说了,有了人迹,秘境就不再是秘境,也不再是我的秘境,也不会是你期盼的秘境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境,你不必跋山涉水,不用看旅游手册,不用羡慕别人。其实,你不用走远,静下心来,学会观察和欣赏,细心倾听与热爱,你的楼前房后,你身边的公园,一处小树林,一条小溪,一小块菜地,一棵野杏花树下,一小块沙地,只要倾注了你的呵护与珍惜,都会成为你自己的秘境,都会寻找到你自己的鸟迹。

秘境不远,在心;鸟声处处,无迹。你安放下的身心,正是鸟声的家园有枝可依。

## 大家V微语

## 能成事的人

□罗振宇

●1875年8月4日,安徒生在一个商人朋友家里喝完早茶,觉得不舒服,在床上躺下,然后就离开了人世,享年70岁。

●安徒生在逝世前不久,身体已经非常不好。有一位音乐家对他说:“我要给您专门谱写一首葬礼进行曲。”

●安徒生说:“我写了一辈子童话,给我送葬的人,多数会是小孩子。所以你写的这首进行曲,节拍最好能够配合小孩子那种细碎的脚步。”

●看到这个细节,我很震撼。一个人一辈子能做成一件事,一定是因为他精神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是这件事,甚至包括考虑葬礼的细节。

●一个人一辈子如果真的做成了一件事,也一定体现为:在他的葬礼上,人们不能忘记这件事。

●所以,葬礼的安排,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验证——既能验证你为什么做成了它,也能验证你是不是做成了它。

## 城市笔记

## 发现风景

□佚名

我们不用走远,就能感受大自然赐予的美好。

我在家楼下欣赏一树野杏花时,一个在这里住了三十多年的邻居从车里钻出来,问我在看什么。

当我告诉他后,他惊讶不已。三十五年了,他不知道就在我们楼下目力所及之处,有着年年繁花锦簇的野杏花树。

这样的情形很多人都遇到过。一年过去了,不知道身边的树,何时开花,何时长叶,又在何时落尽了叶子。

再比如,我一步步丈量过的,围着楼房一圈几百步的小小区域里,竟然长了九十八棵树。

这些年,我不断观察它们,逐渐认识它们。这一片小小天地给我带来的收获,甚至不亚于我去外地采风一次。

这一圈树有二十多个品种,白蜡树、香椿树、杜仲、桑树、柏树、山楂树……基本算是北方典型树种的集合,相当于一个小型植物园。

同样,楼下的边边角角,也有不下三十种草类品种。各种小草开出不同的花,让楼下的这个小小环境,四季都有了怡人的风景。

要真正感受身边处处存在的风景,我们需要有一颗爱自然爱万物的心,需要有一双善于观察和发现的眼睛,需要有一对善于倾听各种鸟声昆虫声以及风声雨声的耳朵……这一切正是美从心出,美在心中。

美自在,风景自在。我们在的世界,我们不在的世界,风景永远独自成为花开芬芳、花落缤纷的世界。只有人的出现,才让风景有了人的灵魂。

人的感情与花草树木鸟叫虫鸣有了亲和的时候,这大地上的一切,才有了像人一样的快乐和悲伤。

看这小区里的风景,我逐渐发现,喜鹊的巢是最大的,它们选择高大的杨树筑巢,那种筑巢的毅力和勤



勉,是其它鸟类比不了的。鹊巢硕大结实,在远处高处老远就能瞥见,仿佛在宣示这是它们的领地。

斑鸠的巢有点随意。它们在密密的树枝间绿叶间,用几根小棍子搭起巢,只要它们的斑鸠蛋掉不下来。斑鸠就在这样简陋的窝里孵化小斑鸠。

苇莺的巢最讲究,细密地捆扎在不易被发现的树杈上。它们选择有韧劲的草叶,一圈圈地缠裹住树枝,等树叶落尽了,你才看到它们的巢穴,像一个编制精美的篮子,悬在树杈里。

麻雀的适应性是最强的。从前是在茅屋上的茅草里或牛棚的草垛里掏窝筑巢。如今,茅草屋没有了,变成了楼房和瓦屋。它们成群结队,躲在四季避风避雨的松柏树里筑巢。

我在菜园边的一块地里,铺上厚厚一层沙子,在靠墙的地方,垒砌了一个石凳,每天看完风景,我会坐在石凳上读书。落花会飞落在我的书页上,树叶的阴影也似乎一天天长,那些阴影在小小的沙地上晃动,让人有一种在大海边沙滩上的感觉,心也无限宽阔地游走在美好的大地上。

我把这里称作我的秘境。不断有朋友们来,我们一起观察秘境里的花草,聊聊秘境里每天发生的故事。他们也爱上了这一片小小的土地。

我发现,这小小的园地,还有很多我没有认知的东西,比如蚂蚁、萤火虫、蟋蟀,比如挂在树上的蜂巢,比如怎么认出那些不同的麻雀,怎么区别它们叫声的细微差别……

我发现,这一个小小的天地,蕴含着大自然的万千。就像从一滴水里可以认识大海,从一粒沙子里可以看见沙漠。我围着楼房走,天天丈量着,这是从简单到丰富的过程,也让我从爱这小小的家园开始,爱上大地上的每一个物种、每一件事物。

## 那些年那些事儿

## 从前邻里爱串门

□龙建雄



女儿缠着我的母亲,非得听她爸小时候的囍事。母亲只好把我年少时打过的架,犯过的错,一五一十同孙女慢声细语说开来。女儿嫌不过瘾,要奶奶讲个新鲜刺激一点的,母亲说,好吧,我说一个你爸差点被烧死的故事。

母亲说的这件事,我也是长大之后听我奶奶说起的。这一次是听母亲说。

我1岁左右还不会走路的时候,家人常把我放在坐栏里。坐栏是用木条做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围栏,中间有三四根小木条拦住,约六到八十厘米高,小孩在里面可以自由活动,不会摔跤,可坐可站,一栏多用,它承载着农村娃娃们的童年时光,是我这一代人记忆里不可忘却的物件。

母亲说的故事,便和坐栏有关。那天天气特别冷,母亲出门上地里摘菜,我独自一人在老屋的坐栏里玩乐。或许是对坐栏旁边的火盆产生了兴趣,想去触摸一下那火红又充满暖意的火苗,我努力地往坐栏外蹬爬,快要爬出坐栏,往下坠就是大火盆的那一刹那,隔壁的于奶奶抓住了我,她惊慌失措地大喊着我奶奶、我母亲的名字,我被她的大喊大叫给吓着,旋即哇哇大哭。闻讯从菜园子里飞奔而来的母亲,被子奶奶的描述吓得两腿直哆嗦。要知道,坠进火盆即使是不丢了小性命,也得烧个半残。于奶奶和我奶奶是邻居,经常相互串门,而这一趟串门救了我。

听完这个故事,女儿眼睛有些湿润,她牵着奶奶的手说:“哇,真的要谢谢那个老奶奶,要是没有她来串门,现在也不可能有我。”女儿接着说,“真羡慕农村里的邻里关系。”

对呀,农村里男女老少都有串门的习惯,在老家大门一般不上锁,最多把锁虚挂挂在上面,谁家串门的人多,就说明这家的人缘特别好!

我小时候也喜欢串门,去得最多的是发小龙南方家。记得那年“双抢”农忙时节,暑假里电视播放《西游记》,父母让我提早从田地里回家煮晚饭。把米下锅,把适量的木柴放进灶里,估摸着正好煮这一锅饭就自然熄灭,我就踩着“孙猴子蹦出石头山”的音乐去了龙南方家。哪知,那天我放进去的是老樟树根,非常耐烧,电视看了两集,火也跟着烧了两个钟,后面的“故事”你懂的。

我也经常去伍爷爷家串门。伍爷爷是村子里的打米师傅,他做干辣椒炒肉时,那炆炒的肉香飘到我的鼻子边,别提多诱人了。每当伍爷爷站在他家场坪里喊我买菜时,那就是我人生幸福的巅峰时刻。伍爷爷现在快九十岁,身体很硬朗,我回家探亲都要跑去他家聊上一会天,顺便请他抽几支城里的香烟。

人与人之间常来常往,人情味就越来越真,人心也就越来越亲近,这种串门的舒服感觉,会相伴我们一生。

##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张红宇  
一版编辑:赫巍利  
一版美编:颜威图  
图编:王泰舒

零售  
专供报

